



古文觀止卷之五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山陰吳乘權楚材手錄

五帝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曰

司馬遷自謂也遷為太史公官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

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尚久遠也學者多稱五帝已久遠矣○鎖一句下即捷轉然

尚書獨載堯以來

其可徵而信者莫如尚書然其所載獨有堯以來而不載黃帝顓頊帝嚳則所徵者猶有藉于他書也○二轉

而百家言黃帝

其文不雅馴

同薦紳先生難言之

訓訓也百家雖言黃帝又涉于神怪皆非典雅之訓故當世士大夫皆不敢道訓○三轉

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

五帝德帝繫姓二篇見大戴禮及家語雖稱孔子傳

于宰我而儒者疑非聖人之言故不傳以為實則似未可全微而信也○四轉

余嘗西至空峒

空峒山名黃帝問道廣成子處

北過涿鹿

即黃帝堯舜之都

東漸於海

南浮江淮矣

篇中作映帶

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

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

余身所涉歷見所在長老往往稱黃帝堯舜舊蹟與其風俗教

總之

不離古文者近是

古文尚書也大要以不背尚書所載者為近于是然太拘泥則不載者豈無可徵者乎故曰近是也○六轉

予觀春秋國語

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

同

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

此為贊語之首古贊與雅文簡意多轉折層曲往復回還其傳疑不敢自信之意絕不作一了結語乃贊語中之尤超者

一贊中五
層轉折唱
數不窮而
一紀之神
情已盡

備載則有五帝德等篇我觀國語其間發明二篇之說為甚章著顧儒者但不深考而或不傳耳其二篇所發明章著而表見驗之風教固殊者皆實而不虛則亦或可徵矣○七轉

書缺有閒矣其

軼乃時時見於他說

況尚書缺亡其間多矣豈可以其缺亡而遂已乎其尚遺佚若黃帝之以下事乃時時見于他說如百家五帝德之類皆他說也又豈可以緇紳難言儒者不傳而不擇

取乎○八轉將尚

書國語等一總

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

則當會其意

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不能擇取而

淺見寡聞者固難為之言也○九轉

余并論次擇其言无雅者

應文不雅馴

故著為本紀

書首

余非止據尚書論次亮以下且并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論次之于五帝德等書擇其言之尤雅者取之則其不雅者在所不取也○結出一生作史之意

項羽本紀贊

史記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

漢時儒者

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

子羽豈其苗裔

吳邪

何興之暴也

重瞳兩眸子苗裔後嗣也暴驟也○從興之暴想到舜然舜羽非倫故又想到重瞳子史公論贊往往從閒處寫極

有丰神

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

去聲

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

上聲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議起言多也斯時相與爭

天下者不可勝數而欲崛起定霸蓋亦甚難○振數語逼入項羽有勢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

敵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

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乘勢乘豪傑之勢也五諸侯齊趙韓魏燕○一段正寫其興之暴極贊項羽

前三段一
止後三段
一反而歸
功於漢以
四層咏嘆
無服委蛇
如黃河之
水百折百
迴究未嘗
著一實筆
使讀者自
得之景為

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背國背約不王高祖歸而都彭城義帝楚懷王孫心項梁立以為楚懷王項羽尊之為義帝後徙之長沙陰令人擊殺之江中。一貶駁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二貶駁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三貶駁
前後興亡二字相照三年五年並見興亡之速俱關鍵過矣謬哉喚應絕韻

秦楚之際月表

史記

太史公讀秦

世二楚項

之際

時天下未定參錯變化不可以年紀故列其月

曰初作難發於陳涉。一虐

戾滅秦自項氏

段二

撥亂誅暴

平定海內

卒踐帝祚

同

成於漢家

祚位也。三

五年之間

號令三嬪

同

自生民以來

未始有受命若斯之

亟也

三嬪謂陳涉項氏漢高祖。總承上三段作結

昔虞夏之興

積善累功數十年

德洽百姓攝

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

考之於天即孟子所謂人歸天與也。一段

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

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

乃放弑會孟津二句單言武王舉武以見湯耳○二段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

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章顯大也○二段○俱反上三段數十年十餘世百有餘載句中有服以德

若彼指四代用力如此指秦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總言上三段作結秦既稱帝患兵

革不休以有諸侯也倒句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怪名城銷鋒鏑

鉏鉏鉏豪傑維萬世之安鉏鉏也維計度也○另起一舉下即捷轉單寫高祖慨歎作致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

高祖起于亭長合從宗討伐軼於三代與豪傑并力攻秦過于湯武之放弑鄉同秦之禁適足以資賢

者為去聲驅除難如字耳前言一統之難高祖獨五年而成帝業蓋由秦無尺土之封敗壞既極適足以資助賢者而為之驅除其所難耳○一層故憤發其

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無土不王蓋古語也高祖憤發閭巷而成帝業安在其為無土不王也○二層此乃傳之所謂

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高祖或乃傳之所謂大聖故不可以常理拘蓋有天意存乎其間矣○三層非大聖孰能當

此受命而帝者乎若非大聖孰能當此豪傑並爭之日獨受天命而帝者乎四層應受命二字作結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記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

而魯魯回
互步步照
顧節節頓
挫如龍之
一體鱗鬣
爪甲而已
其中多少
屈伸變化
即龍亦有
不能自知
者此所以
為神物也

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

同閼

積日曰閱

明其等謂明其功之差等伐積功也積○計其任事之久閱經歷也○先立一案

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

同礪

國以永寧爰及苗裔異○帶衣帶也礪砥

石也苗裔遠嗣也言使河山至若帶礪國猶未絕蓋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

始末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稜夷衰

微也

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自古已然先為一數○始末嘗不欲固其根本承上封爵之誓意枝葉稍稜夷衰微起下孫驕溢亡國意

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

首封所以失之者

察其始封與所以失侯者○申固其根本枝葉稜夷二句

曰異哉所聞

異哉所聞正反上一段言根本不固不待枝葉已稜夷衰微也又為

一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

萬國乃堯以前所封者

蓋周封八百幽厲

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

蕃

同藩

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

篤仁義奉上法是自全要著○又引一舉自古皆然而漢獨不然頂異哉所聞也三歎

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

可得而數者十二三

纔有十分之二三

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

昔日之衰

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

息蕃庶也

蕭

何參

絳

勃

灌

嬰

之屬或

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

今日之盛

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

作

至太

初太初武

百年之閒見

現

侯五

見在為侯者僅五人

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

毛矣

因盛而衰

罔同亦少密焉

罔禁網也冷句帶韻

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

仍歸到不能自全上○兩

句與上篇於仁義奉上法句相對上篇仁義則無罔少密之苛下篇仁義而奉上法則能兢兢當世之禁而不坐法亡國兩句兩轉作兩層疊數

居今之世

漢志古之道

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

鏡鑑也居今志古所以自鏡得失而時勢變遷亦不必今人盡同乎古○一總便推開為本朝誅滅功臣回護番

帝王者各

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

魂乎

綱維而合之也言從來帝王原各不同要以成一代之功為綱紀豈可合

而強同之乎○此正是居今志古以漢與前代相提而論也

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

應察其旨封所

亦當世得

失之林也何必舊聞

應異義所聞句○此則單指漢諸侯也五歎

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

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

覽焉

結出所以作表之意表者表明其事也

孔子世家贊

史記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

景行大道也○借詩虛虛籠起

余讀孔氏書

遺書想見其為人

心鄉往之適魯觀仲尼廟堂車

起手忽憑空極贊而後入孔氏入事而

又極贊以終之一若想之不盡說之不盡也者所謂觀海難言

齊家治國王道大端故陳三代之得失歸本于六經而反覆感歎以天命終焉全篇大旨已盡于此孔子罕稱命一轉恐人盡委之于命而不知所

服禮器遺教

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遺教

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心嚮往之聖無能

名又何容論史公口就其遺教遺器遺教以自言其鄉往之誠虛神宅深最為得體

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

已焉又借他人反形一筆更透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

六藝者折中於夫子折斷也中當也謂斷其至當之理

可謂至聖矣定贊

外戚世家序

史記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繼體謂繼先帝之正體守文謂守先帝之法度

非獨內德成也蓋

亦有外戚之助焉

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曰外戚總提一句

夏之興也以塗山

塗山國名禹娶塗山氏之女○受命

桀之放也以妹喜

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繼體

殷之興也以有娥

萬○有娥國名帝嚳娶其女簡狄為次妃生契為殷始祖○受

命紂之殺也嬖妲己

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繼體

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

姜○帝嚳元妃有邠氏之

女曰姜原生后履為周始祖太妊文王之母○受命

而幽王之禽

同擒

也淫於褒

包

姒

褒姒褒國之女姒姓也繼體○序三殷頂受命繼體之君而一正一反

句法

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

離

降

虞書釐降二女子于媯汭釐理也降下嫁也媯汭媯水之北舜所居也言先料理下嫁二女

變化

春秋譏不親迎

去聲○春秋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公羊曰外逆女不書之何以書譏何譏譏始不親迎也

夫婦之際人道之大

勸戒故特
結出性命
之難知蓋
欲人弘道
以立命也
此史公言
外深意不
可不曉

傳體先敘
後贊此以
議論代敘
事篇末不
用贊語此
變體也通
篇以孔子
作主由光
顏淵作陪
容雅引經

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即五經點五段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

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又補出樂以完六經人能弘道根上六經無如命何起下其哉妃

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因命字起下兩段況卑下乎

既驩同歡合矣或不能成子姓子姓子孫也○指惠帝后薄皇后陳皇后慎夫人尹姬能成子姓矣或不

能要平聲其終指戚夫人王皇后栗姬王夫人李夫人豈非命也哉結佳命字下即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

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又以性命並言即孟下即轉子命也有性焉之意

伯夷列傳

史記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六藝不載則不可信以為實詩書雖缺然虞夏之

文可知也孔子刪詩三百五篇今亡五篇刪書一百篇今亡四十二篇詩書雖有缺亡然商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則虞夏之文可考而知也○伯夷有傳有詩所志在神農虞夏故先闡間引起堯將

遜位讓於虞舜伯夷所重在讓國一節故先以堯讓天下引起擬人于其倫是極重伯夷處舜禹之間岳牧咸薦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

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舜禹皆典職事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

授以攝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即虞夏之文知堯舜禪讓之難以見堯讓許由湯讓隨光之義

世晉閭堂
發縱橫變
化不可端
倪真文章
絕唱

而說者曰

說者謂諸子雜記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許由字武仲堯欲致天下而讓

焉乃逃隱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上

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

下隨務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

此何以稱焉

之難則許由隨光之讓或說者之妄稱未必實有其人

太史公曰

凡篇中忽插太史公曰四字皆遺述其父談之言

家云

又似實有其人又引一許由隨光先為伯夷觀貼幾令人不辨實主神妙無比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

太伯伯夷之倫詳矣

又請一吳太伯帶出伯夷若不專為伯夷者是另一法

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

辭不少概見何哉

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文辭不少略見則其人終屬有無之間未可據以為實又回映由光一筆縷繞縹貼文辭正照下伯夷有傳者詩

孔子曰伯

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即以孔子接下叔齊附傳

伯夷之意

悲其兄弟相讓義不食周粟而餓死

睹軼詩可異焉

軼詩即下采薇之詩也不入三百篇故云軼其詩有涉于怨與孔子之言不合故可異倒提一筆妙

其傳曰

始正序伯夷事蓋伯夷先已有傳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孤竹國名姓墨胎氏父欲立叔齊

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

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

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

上海廣新書局印行

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

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

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序伯夷實

事平實簡淨。善前後多跌蕩。此不得不平實章法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應前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

嗟徂兮。命之衰矣。悲憤歷落流利抑揚此歌騷之祖也遂餓死于首陽山。詩與傳畢由此觀之。

怨邪非邪。應前賡軼詩可異句以下上下下千古無限感慨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

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絮。同潔行。如此而餓死。就夷齊餓死上翻出議論且七十子之徒。

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

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膾人肝而脯之暴戾恣睢。

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膾人肝而脯之暴戾恣睢。

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

大彰明較著者也。反借夷齊一宕引出顏淵盜跖一反一正以極咏歎有亮齊由光諸人欲又引顏淵盜跖二人照應作章法若至近世。操行不

執事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

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升聲上

也又即近世人一反一正以足上意作兩層寫妙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又與結一句以極味歎三非邪呼應子曰

道不同不相為謀上設兩段開說此又引孔子言合說亦各從其志也裝一句作道不同註脚故曰富貴如

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

松柏之後凋兩節正應各從其志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又裝一句作松柏後凋註脚挽上伯夷宜以其重若

彼其輕若此哉彼指操行不軌以下此指擇地而蹈以下○又以咏歎作一結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引孔子之言以名

字反覆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以身從物曰徇夸者死權貪權勢以務名者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眾

庶馮平生馮恃其生○引賈子四句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龍與致雲

虎嘯聖人作而萬物覩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于時而人民爭先快覩○引易變五風烈聖人一句是主指孔子○此兩節將伯夷孔子合說賈至篇末伯夷叔齊

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魯地附驥尾而致千里

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即所謂同類相求聖作而物覩也又照顏回以陪伯夷正有意無意之闡妙 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固

滅而不稱悲夫

一反應沒世而民不稱結篇首悲由光案

問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

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青雲士聖賢立言傳世者○承上二段推開一層說言美齊得孔子之言而名顯于後世由光未經孔子序列故後世無聞所以砥行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士

也寓慨

無窮

管晏列傳

史記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潁水出陽城今有潁上縣

少時常與鮑叔牙

齊大

游鮑叔知其

賢

一篇以鮑叔事作主故先點鮑叔

管仲貧困常欺鮑叔

即下分財多自與之類也

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

言

千古良友

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

公公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

齊襄公無道鮑叔牙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

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於桓公以為相

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管仲一生事業口數語略寫

管仲曰

即迷仲語作敘事

吾始困時

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貪也

此一事最易知然如

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

者絕

夫所難

上客薦為

久而延為

非晏子之

與其御皆

將牙越石

傳中深美

在叔牙故

以進所重

齊由叔牙

馬管仲用

友三致意

矣傳于朋

倫備矣管

仲兄弟之

伯夷傳忠

在晏子故
贊中析義
學子通篇
無一實筆
絕以清空
一氣運旋
覺伯夷傳
猶有意為
文不若此
篇天然成
妙

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

也。即時之不利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

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

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此四事最難知。嘆良友深知之。忽排五段前事。既略此虛事。獨詳前以際節勝。此以排語佳。相間成文。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叔也。總收知我字。句中有淚。鮑叔既進管仲。間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

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十餘世是言鮑叔索隱。指管仲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

而多鮑叔能知人也。以替語作結。了鮑叔案。管仲既任政相齊。間接一匡九合。前已總序。此又另出一頭。重提再序。局法縱橫。無所

不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此句是管仲治齊之綱。一

故其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今舉其大略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上服度則六親固。上服度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固安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禮義廉恥也。

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

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

仲之貴輕重慎權衡

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一部管子收盡數行因禍為福二句又生下三段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

桓公與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怒歸蔡姬而弗絕蔡人嫁之因伐蔡

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

實北征山戎

山戎伐燕桓公殺燕遂伐山戎而管仲因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

桓公欲背曹沫

妹之約管仲因而信之

桓公與魯會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欲無與魯地

而殺曹沫管仲以為倍信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于魯

諸侯由是歸齊

此皆匡九合中事又提三段另序俱不實故曰知與之為取政

之寶也

又即以管子語結之繳完上節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及玷齊人不以為侈

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

收完任政相齊一段即帶下作晏子過文

後百餘年而有

晏子焉

由上接下蟬聯蛇蛻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

萊今東萊地

事齊靈公莊公

景公以節儉力行重于齊

節儉力行四字括盡字

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仲三歸反玷對

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

命

謂直道行也

無道即衡命

謂權衡量度而行也○二十五字作八句四節兩對篇永包括

以此三世

靈莊景

顯名於諸侯

一生事業亦戶數語約略虛寫與管仲一樣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

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賢者固不可測晏子嬰然攝衣冠謝曰。

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

誑於不知己。而信同於知己者。案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

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

中。前以知己論管仲。比以知己論晏子。是史公著意點綴聯合處。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

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

甚自得也。描盡情狀。呼之欲出。既而歸。其妻請去。奇婦人。亦先作一縱石父。請絕御妻請去作一樣寫。夫問其故。妻曰。

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

矣。常有以自下者。細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

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奇晏子怪而問之。寫出有心人御

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大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管仲著書篇名及晏子春

秋史公詳哉其言之也

因二子書已詳言故史公傳以略勝

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

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

表明作兩傳之言先總說下乃分

管仲世

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

至王乃稱霸哉

貶駁處意渾融

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也

三句出孝經事君章言君有美惡臣將順而匡救之故君臣能相親協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

豈管仲之謂乎

極抑揚之致

方晏

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

崔杼弑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補傳所未及

宣所謂見義

不為無勇者邪

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充亂之才故史公以無勇責之

至其諫說犯君之顏

即傳中所謂危言危行順命衛命是

也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進思盡忠八字亦出孝經事君章極贊晏子

假令晏子而在

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執鞭暗用御者事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贖而生平交遊故舊無能如晏子解左駢贖石父者自傷不過斯人故作此憤激之詞耳

屈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

左徒即今左

博聞彊志明

於治亂嫺于辭令

嫺習也

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

史記